

坊间纪事

一个人的行吟

丁小村

在财经大学读书时，西村和另一位朋友住在一间民房里，从那间房子的窗口可以望见大雁塔的塔尖。

在那间小屋内，他大部分时间沉溺于读书，各种各样的诗歌选集和理论书籍，他读的书跟他所学的专业毫无关系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文学梦算是年轻人普遍的梦想。西村的梦想是做一个诗人，而不是一个整天跟数据打交道的会计。问题是多年以后，他却却在一家银行工作，像卡夫卡那样，整天跟数字打交道，在电脑上起草各种公文。

有一天他在电话中跟我说，现在他写作的大部分东西，都跟文学无关，在手机上起草各种公文。西村在银行里上了7年班，在出差、起草公文、整理报表的空隙写作诗歌，是那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写作——没有发表、没有喝彩，甚至没有批评。

他彻底地返回到了一个热衷于文学的少年人的那种状态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终于出版了一本180页的诗集《不存在的诗篇》，我看到了他的诗集。在诗歌中，我看到了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梵高……以及中国的诗人海子、戈麦……这样一长串人名——我之所以列举从西村的诗歌中发现的人名，并非说西村是这些人的模仿者，而是想说明，西村也和这些人一样，是孤独的、沉默的写作者和思考者。《不存在的诗篇》所勾画出的西村，就是这样的形象。

可惜，当我们身处一个被传媒与资讯包围的时代，所有的孤独的写作者和思考者都是不幸的。我们的想象力、我们的思想，每天都在被那强大的视听传媒改写着。

那些像西村一样的隐逸者，注定将被漠视、被抛弃、被遗忘。

我不知道卡夫卡拒绝在死后出版自己的作品，是不是一种抗议。我只知道，卡夫卡的遗嘱最后还是被背叛了，他后来被当作一个财富，被别人继承着。一个人的隐私、思想、想象力乃至缺席。

心灵小品

两尊现代雕塑

安立志

似属巧合，近年来，两尊引起争议的雕塑都出现在河南境内。

三年前，洛阳一尊大佛降临尘世。这尊大佛，右手持佛珠，身形似弥勒。令人诧异之处，佛头上竟然留了一个当代人也已少见的大光头。

无独有偶。2016新年伊始，在通许县的田野里，又一尊金色雕塑凌空出世。这尊高约36.6米，造价近300万元的塑像，似乎时运不济，甫一问世，即遭物议，最终因“违法建筑”被该县监察大队强行拆除。

近年一些地方GDP余热不退，文化建设又大于快上。物欲横流之际，多一点文化本是好事。然而，这些文化GDP似乎形成了造城、造庙、造像的大跃进。一些沾染了“古”字的事物，都成了重建、再造的由头，以至于5000年文明古国，亘古遍地，假冒盛行。流风所被，及于民间，一些老板与百姓也主动参与了造像运动。

不过，这两尊雕塑，不同于肇庆的关公、三亚的观音、无锡的大佛、莆田的妈祖，其共同特点是以现代人为原型。我国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度，几乎所有的神，都是人的神化。前面提到的关公、妈祖，不也是古代的世俗男女吗？即使佛祖、观音，在“得道”之前，也是凡人，不过都是外国人。诞生于明代的神魔小说《西游记》，书中的神仙妖怪，其在形象、其供奉礼仪、其思维模式，无一不是国人的外化，甚至山精树怪狐仙水怪之类也赋予了其中国古人的形象。

CCTV“远方的家”录制的“长城内外”颇具趣味，第65集“长城脚下泥塑人”，介绍了山西长子县法兴寺北宋十二圆觉菩萨的雕塑艺术。这些雕塑虽然具

美味，从发霉开始

万物生长的春天，菌种也开始了它的生命旅程。最早见识菌群对食物神奇的变化，是旁观我妈做酱豆和酿米酒。煮熟的黄豆，铺在高粱秆编成的盖帘上，蒙上一层纱布，静待它们长满了黄绿色的绒毛，珠圆玉润的豆子被霉菌改变的过程是可怖的。霉好的豆子添加各种调料重新炒制，存入坛中二次发酵。只有当打开坛子，醇厚浓郁的酱香扑鼻而来的时候，作为“外貌协会”成员、最重颜值的我，才会原谅米曲霉菌对豆子的恶作剧。据说，发酵充分的米曲霉可以产生300多种味道，这就是酱、酱油香味的源头。

酿米酒的过程平静美好得多，蒸熟的米混了酒麴置于容器中，整个过程样貌并无多大改变，根霉菌和酵母菌是内家高手，淀粉分解成糖，糖再转化成酒精。很快，清甜的酒香抑制不住地飘了出来，一碗酒酿小圆子，或者加几粒枸杞再荷包一个鸡蛋，在冬天的早晨或者微雨的深夜，一碗入腹，这时我是真心实意地相信，这世间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。

米酒的酿制过程看似平静，失败的时候却比做酱豆多，有时发酸，有时会变红，

最坏的时候是长了不明种类的霉菌。菌种、温湿度、空气流动度，每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影响酿制的结果，而这种不可控性，正是传统风味的奇妙和魅力之处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原材料会产生不同的风味：相同的人、相同的地方，相同的原材料也会产生不同的风味，每一次的不可复制，成就了不能错过的绝响，也成就了食客们飘洋过海去吃，拼上性命去吃的壮举。

食材被微生物改变的过程着实神秘，像火腿，在长达数月的发酵过程中，在酸、碱和酶的共同作用下，分解出多达18种氨基酸，其中8种是人体不能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。奶酪、红酒，还有茶，不管是普洱还是要等着它长出“金花”（实际上也是一种菌）的黑茶，发酵甚至是霉变，正是其奇特美味的开始。因此，在日本甚至有专门的种曲人，有经验的种曲人能一眼辨别出哪种米曲霉适合酿酒，哪种适合酿造酱油；每天，都有全国各地的酱油店或者酒窖向种曲店发出订单。

人生就是这么没道理：决定食物味道，是看不见的东西，具象的食物总是易朽的，倒是虚无缥缈的味道，在记忆的迷



时尚辞典

国足癌

魏新

一次次发誓，再也不看中国足球队的比赛。

又一次次在关键时刻，忍不住打开电视。

又一次次在关键时刻，忍不住要砸电视。

说实话，这些年，中国队为电视机产业的更新换代作出了不少物理上的贡献。在我所有的记忆中，中国足球队不该赢的比赛肯定赢不了，不该输的比赛经常输，只要到了打平就出线，肯定是输。

包括冲进日韩世界杯那次，那是抽了好签，避了强敌，运气一直握在自己手中。虽然在卡塔尔的酷暑中，也曾命悬一线，但最终李玮峰的头球破门还是把中国队捞了出来。

遇到需要看别的球队输赢或者净胜球的，中国队更没有机会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2004年，小组赛最后一场，同时进行的两场比赛都是大放水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总进球淘尽英雄，中国队7比0，科威特队6比1。比赛结束前都没有算清到底要赢香港几个球，最终，让人赢个球。

是非成败转头空，气得掐人中。

那是我第一次没想到国足能进不了亚洲区世预赛第二阶段。虽然，之前施拉普纳这位头发比金条贵的教练也曾有过，但那时我刚开始看球，还没那么悲观。

中国足球队，实力，让人沮丧得抬起头来；论运气，使人怀疑受了诅咒。别说自信了，像是被自宫了一样。

但是，谁也没想到，我们竟然有了这么一次好运气，在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有

总也忘不了

张期鸣

我的抗战记忆最早来源于我的爷爷奶奶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就给我讲过，当年一听到日本鬼子要来“扫荡”的消息，满村的人就吓得慌不择路地往深山里逃，男的车推肩挑，女的背着包裹，牵着孩子，名曰“逃反”。奶奶说，“逃反”前大闺女、小媳妇都得用锅灰把脸抹得乌黑，以防被日本鬼子抓住糟蹋，一路看去，那些女人们都人不像人，鬼不鬼的，像是一个个荒野孤魂。每当说到这里，奶奶总是长长的一句“那些遭天杀的啊”，仿佛没有这一声长长的叹息、悲愤就会憋在心头，让她喘不过气来。今天，奶奶虽已离世多年，但那句既压抑、悲哀又凄厉、愤怒的话语，似乎还在我的耳边震荡。

在莱芜战役纪念馆中的“鲁中抗日战争纪念馆”中，和那些展出的资料、图片、实物相比，爷爷奶奶所遭受的苦难几乎不值一提。那被日本鬼子砍下臂膀的普通农人，也许一个字都不认识，更不知道“日本人”是哪个地方的什么群类，面对眼前这些长着人样的恶魔一脸痛苦和茫然；那被敌人挑在刺刀尖上的从孕妇腹中挖出的婴儿，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，就和母亲一起惨遭屠戮；还有那遭受残暴血洗的村庄，那火光中的断壁残垣，那满怀悲愤的山川河流，似乎都在向我们叙说、控诉，声音尖利、凄惨，震动得我的耳膜生生作痛。许多图片不敢细看，因为太过残忍和血腥，我们的神经承受不住。这些“兽军”的兽性与兽行，与童年时爷爷奶奶给我讲述的故事叠加映现，不禁让我泪流满面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的曾祖父父母早已去世。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莱芜。他们也没有什么珍贵的遗物留下来，成为我们的“传家宝”。就连他们费尽艰辛亲手盖起来的几间草房，都在那个年月被日本人的炮火摧残得千疮百孔。但在小时候，我曾经见过曾祖父的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。那是一张头像，曾祖父花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，有些粗糙；他的目光木讷、呆滞，毫无神采，似乎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与无奈。奶奶告诉我，这是日本人拍的。有一年秋天，一伙日本人忽然来到村里，他们身穿便衣，由伪军和汉奸护送着，看上去并不那么凶恶。他们一来，那些汉奸就与村里帮日本人做事的“干部”挨家挨户地动员老人出来，日本人给他们理发，“叽哩哇啦”地与他们聊天，还给他们每个人都照了一张照片。奶奶说，这是你老爷爷第一次照相，照片送来后，你老爷爷吓得脸色煞白，直说“魂让他们挖走了”，心惊胆战了很长时间……

在纪念馆里，我也看到了几幅日本鬼

纸上博客

有图未必有真相

之一，因为连续工作，一直没睡觉没吃饭，此时正利用新闻发布会前的片刻时间靠在椅子上打个盹，为迎接发布会积蓄体力。

对此，他在朋友圈说：“下午是太过疲惫，实在撑不住就打了个瞌睡，因为四点的发布会需要拼体力。只希望你以后能够了解事件的真相再发声，不放过坏人，但也别冤枉一个自认为不坏的人。”

还好，这件事因为当事人本身是记者，知道如何应对舆论，而且有大量的事实证明自己的工作状态，所以不致被“黑”得太“高级”。倘若只是普通员工，哪怕他和爆炸事故再没关系，可上了此图之后，如果既不懂应对，又缺乏有效的发声平台，恐怕一瞬间就要被汹涌的舆论给吞噬了。就如前年那位被村支书背了一下的乡镇干部，事情其实远没人们想像的那么恶劣，但因他动了更多的机会声，直到现在还有人动笔写文章引用其事例进行批评。其实，稍稍了解二人的身份及乡间情况就不难知道，仅仅那张图，实在不足以认定这名乡镇干部就是“坏干部”，相应

地，那些批判之词也就无从说起了。

有图未必有真相，这些“误伤”事件告诉我们，面对所谓的网络舆情，结论别下得太早，尤其需要冷静的思考。网上发言又参差不齐，人们难免有人在网上发言过于情绪化甚至无底线。有些是无心之过，因为没看清楚，或者没了解前因后果，仅凭感觉下结论，这个准确性当然不可存疑。还有的则是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故意歪曲事实真相。比如近年来常见的某些“网络推手”的恶意炒作行为。随着自媒体的发展，这类事情已是屡见不鲜，如果我们就这样轻信了，随便跟着起哄了，那不正中人家下怀？

“误伤”事件还告诉我们，图片也是会说话的。图片只是图片，本身不会说话，可以多角度来解读，就看发布者出于什么目的。两个人打架，图片说明可能告诉你张三欺压李四，事实却可能是李四挑拨张三，关键就是这个“解说”出自谁之手。如果使用不当语言表现出来，图片不仅没告诉你真相，反而成了混淆是非的帮凶。

强词有理

李伟明

这是个讲究“有图有真相”的时代。人们在网上传帖反映情况、表达观点，如果仅仅是以文字发布，读者或许将信将疑，响应寥寥；要是配上相关图片，这就威力立马倍增，跟帖的壮观景象则恰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，“众口铄金”之势倚马可待。

可是，事实却一再证明，“有图有真相”的惯性认识，却也常常让读者悄然上当，让有关当事人无辜受伤，这误伤率甚至不算低。

距今不算太久的某爆炸事件中，便出现了这么一个小插曲。有人在微博上传了一张爆炸事故发布现场照片，目标对准一位在发布会上打瞌睡的男子。很快，照片上这名男子的行为在网上引起“公愤”，广受网民指责。

正当越来越多的人们义愤填膺地要加入“谴责团”时，事情的真相出来了：这名男子并非当地官员，而是一名记者。他是全国媒体里最早进入爆炸现场的记者